



统筹：寒川

第414期 印尼篇 组稿人：莎萍

小水滴

○莎萍

假如

假如我是一只蚌贝 愿你是贝壳里的珍珠 夜用泪液滋润着你 多少痛苦我都愿意付出

假如我是一块木炭 愿你是激情燃烧的火炉 炉熄火灭一切都化为灰烬 不像李商隐的烛泪蚕吐

缘

相逢是缘的开始 分手是缘的结束 该去的自然会去 要来的一定会来

早晨的希望黄昏的期待 驾夜取梦 攀浪越海 人生的风风雨雨 缘到自会降落在你的窗台

火柴

如果爱 像根火柴 一辈子只有一次燃烧 我宁愿等待 等待 在最美好的时刻 把头擦亮 用火的语言 向你倾诉 即使化成灰烬 在脑的皱褶里依然存在

诗情

黄木通

一壶濁酒配瓜子， 河畔凉亭独吟诗， 半瓶下肚人已醉， 幽悠梦幻逛瑶池。 韵律节奏如歌谣， 学历不高偏爱词， 随心所欲任纵横， 平仄乱投还自迷。 读诗容易创作难， 一诗千改始绮丽， 岁月不请却自来， 空留翰墨也欢喜。

圣诞节我做了件开心的善举

○横滨

家中小女是穆斯林，不小心我把电饭锅放入了猪肉，心中耿耿于怀。到超市买东西时顺便挑了个小些的电饭锅，是飞利浦的70万好货。

付款后出来看看账单，

怎么是38万盾，应该是超过100万。查了两遍，倒回去告诉财务人员：“你算错了，这个电饭锅你没加入，应该再加上70万盾，你会亏本的。”

“喔！对呀。谢谢你。

”她感激的说。然后重新加入，我用银行卡付了账。旁边正在付款的女顾客说：“如果是别人一定拿走了。我回答说：“不可以的，应该要付款的。”

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

应该不可以贪小便宜而损害他人的利益。我快乐地离开超市。还听到刚才的妇女在说：“如果是别人一定拿走了。我不尽莞尔。毕竟70万盾也是个不小的数目。

如法炮制

○云飘飘

他在电脑前。她在看报。

“老头子，你看！别人只写了短短的十几行字就‘榜上有名’，你，写了一生人，写光了头，写弓了腰，还是这个样！”她斜眼一瞥，把报纸往键盘上一扔——他停下按键盘的手，纳闷的看看这张脸，就不解这六句已过的老伴怎会怨言多多？今夜，又以别人榜上有名为话题挖苦他

——

“老头子，你看，你那一伙死党，都已出人头地；那一伙写作的，已写出了名堂。唯独你，什么都不是！做个收账员，一生人游走马路，退休后落个两袖清风。今，叫你去坐摩托Gojek，你偏不！那点退休金又能吃多久？”她再来一番奚落。

他想起去年退休后，她几次三番要他去做摩托车

Gojek。当然，他没有。他想过，退休后不求过得富裕，但求过得顺心顺意。不过，她——

他心烦的走到大门外，走出小巷口，在没有星月的夜空下，用力的呼出一口闷气。不知过了多久，才披一身寒意回到家门。

他又坐回电脑前。她在看电视。

“老头子，你不就看过今早上报的‘佳作’吗？人

家仅用一句古诗词就能写成一篇好文。又说你饱读诗书的，怎不选一首什么古诗词之类的，就取其一句或半句，有样学样的，也来一番‘如法炮制’。动动老脑筋啊，你！”她伸手抓起搁在电脑旁的报纸，走过他身边。

电视机回复静态。灯光下，他笑了，想起她说的“如法炮制”。 (2021年3月29日)

阴阳两隔

○晓星

本埠的打铁街早已听不到鼓风炉“呼呼”的风声和铁匠“叮当”打铁的声音，往日铁匠的后代多已转行，在原址开建筑材料和五金店，但叔叔非要我带他到打铁街看看，说是想再听听鼓风炉“呼呼”的风声和铁匠“叮当”打铁的声音。

我明白，叔叔当然知道早已听不到和看不到那些，他只是想缅怀故居。

屈指一算，叔叔乘坐接桥船回国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这是他首次返回原居地，也可能是最后的一次，因此，我自然不会违背他的意思。

白发苍苍的叔叔站在打铁街旁一言不发，就

好像在倾听着什么声音。我不去惊动他。良久良久……

突然一阵喇叭声在我身旁响起，那是有一辆车子要停泊，要求叔叔闪开。我即走上前拉叔叔。叔叔挣脱我的手，说：“别拉我，我听到了打铁声。”

喇叭声再度响起。我只好强拉着叔叔走上人行道。“叔叔，我们到那边听去。”

叔叔边走边说：“哎，给你这么一打扰，我什么都听不到了。”

“叔叔，不是我要打扰，是有车子要停泊。”

“车子？”叔叔回过回头瞧着那辆车子说：“那时候没车子，我们都坐马

车。马车夫举起鞭子在空气中打了个响鞭，马儿就撒开四条腿跑了起来。马儿跑得欢，马车夫脚一踩，立刻就响起一连串叮铃铃的铃声，多好听。”

我静静听着，心中一阵抽搐。我听爷爷说过，爷爷是一名打铁匠，叔叔爱人的爸爸是马车夫，如果不是1959年颁布的第十号总统法令，在短短的时间内摧毁了几个世纪以来华人在乡村地区建立的零售商业基础，使几十万华侨陷入失业状态，引发了归国热潮，叔叔也不会和他的爱人分开。

叔叔至今仍单身，是不是对这位马车夫的女儿念念不忘？ 当晚，叔叔聊得很

多，聊他替他爸爸拉鼓风炉，热气腾腾，满身大汗；聊他和爱人坐上马车到海边看海；聊接桥船离开之前，码头上人山人海在招手，在高喊“祖国见！”

当他吐出“祖国见”这几个字时，突然头一歪，口角流出了口水……

门外，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蹒跚的走了进来，人还没走进门，声音就先传进来。

“阿齐，真的是你呀，我一听说你回来了，我立刻就赶来看你，你终于回来啦。可惜我们也不能一同乘坐我爹的马车兜风了。我等得你好苦。阿齐，阿齐，你怎么啦？”

银行卡

○天涯海角

砰砰！外面一阵枪声过后，良慌慌张张撞开门，大叫：“花，快逃命！”他随即抱起两个男孩，花惊骇地也紧抱忠儿，小翠牵着弟弟急冲后门逃进校园，只见也有人扶老携幼躲进深山。

良叙述：“离家不远的文招大娘，带着孙儿在门外玩，看见一队来势汹汹大声嚷嚷的兵，便吓得拉起孙子躲进旁边的草丛里，被兵看到，扫了几枪，婆孙全被子弹穿过，冤！我若迟一步逃也完蛋了。不知哪来的兵到各村搜捕和枪杀华人，我们不能回家了。”

“怎么办？”

“躲藏吧！”

几天后，一家人跟着大伙儿偷偷经水路乘船来到市镇树胶厂，虽不致在森林饿死冻死，但树胶厂臭气熏人，几百人聚到一块儿，每天仅发两餐清清的粥，喝咸

咸的海水，不少人得了吐泻霍乱病，一天死几个人。很不幸，花的孩子也被感染，小翠死了，没几天死了四个孩子，剩下一个最小的忠儿，花也差点死去，在黑暗的熏胶厂闻着到处吐泻的腥臭味，快要窒息了。

花对良说：“再呆下去，我们会全死在这里的。完了！呜……”。良握着花的手安慰说：“别绝望，刚才警署有通知，要载我们去日本沟，我们必须离开这鬼地方，重新生活。”

政府把三百多难民载到日本沟，男人去砍树建难民所，花去给当地的马杜拉人做佣人。在日本沟花又生了一女一男，新生

活虽苦却带给他们一线希望，可是良因过度劳累，生病没药医死了。该怎么办？回答花的是残酷无情的明天，要活就得咬紧牙干！

最小的跟着六岁姐姐在附近采树叶卖，花和饶幸活下来的忠儿在屋前空地种蜀黍，有空就赶去给马杜拉人做家务，添些粮食勉强过活，孩子就没办法上学了。

花对“希望基金会”调查员冬龙说：“我们是庄稼人，从来不惹事，祖祖辈辈生于斯死于斯。但是，我们还是被赶出家园，想起活泼可爱的孩子一个个死去，老公也劳累死了，唉！如今不知还能安然无事地

活下去吗？”双眼嵌着泪水。

“妈妈！妈妈！弟弟跌进泥沟了。”探树叶的小孩满身嘴脸是泥浆，一把鼻涕一把泪哭着跑回家。

“疼吗？来，妈妈看。”刚四岁的瘦弱小儿，为争一口饭，天刚亮便帮妈妈扛起生活担子了。

听完花的悲惨故事，见证了她的苦含辛的生活，冬龙非常感慨地说：“大姐，你辛苦了！放心，你去学校报名，让孩子们读书吧！”

“我……”花皱着眉头。冬龙紧握手，把一张银行卡……

花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一丝温暖的阳光洒在这历经千辛万苦的家，花露出欣慰的笑容。双手合十，长叹：“世间无情人间有爱啊！”

我在新加坡锯木厂工作

○纪力秋

锯木厂(sawmill)新加坡福建话叫板廊，是指把原木锯切成木板的工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加坡有很多锯木厂，我所知道的，其中有一家沈氏大道，另一家在惹兰友怒士。当时路过沈氏大道，大约在芽笼五巷到七巷之间的内侧的时候，能听到一家工厂发出轰隆隆的声响，后来发现声音是从一家锯木厂切割木材时发出的机器声。那时候我是在惹兰友怒士一个叫甘榜峇达的另一家锯木厂工作，因而对锯木厂的工作印象比较深。

我工作的这家甘榜峇达的锯木厂规模比较小，而且应该是有些年代了。除了办公室和与它相连的员工休息室，几间石棉瓦盖成的栈房连接着的厂房，全部都很陈旧，连地面也都是用泥土夯实的。锯木厂里有一台陈旧的圆锯盘电锯和一台皮带电锯都经常出毛病，在运作时，这两台电锯就经常互相替换，即一台运作另一台进行修理以做备用。锯木厂里的员工分为锯木工人、搬运工人和打杂工人，即俗称的“内工”、“外工”和“杂工”三个组，另外还有一位倾倒木屑的挑夫和一

位修理机器技工。每天早上，锯木工人用钢索从堆积原木场地，把当天准备要切锯的原木牵拉到一个架子上，再逐条迁移到电锯上，由锯木工人进行切割，切好的木材由搬运工人挑到空旷的广场上堆积，打杂工人就把这些锯材上存在的缺陷，如有变色、虫害、凹凸、大兜、髓心、死节、外伤、偏枯、树瘤等进行切割剔除，再浸泡防虫药水，然后一层一层地把木材架空晾干。晾干后的木材搬到屋内堆积，一段时间以后，木材检查官就会过来对木材瑕疵的多

寡、大小和分布的情况进行品质检查，再在木材上涂写其尺寸、签名和刷上一个大印章，最后再由打杂工人在木材的一端漆上黑漆，另一端漆上各种不同颜色的油漆作记号，就可以出厂运往国外了。这家锯木厂的原木品种大多数都是产自印尼的山衫木(kayu ramin/ramin wood)和少量的柳桉木(kayu meranti/willow wood)。由于山衫木的树皮剥离腐烂后会形成一种非常细微的棒状物，当它被风扬起而接触到皮肤，尤其是腋窝下的皮肤的时候会感到非常刺痒

难受。有趣的是，当你感到刺痒时，最好是跑去撒一点爽身粉以缓解刺痒，而不能当着别人的面说出来，不然你就会被其他人为你喊了刺痒后，几乎在你身旁的人也都会跟着感到刺痒。这也许是心理作用吧。在当时新加坡锯木厂的原木都是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尼。马来西亚的是由拖车(半挂车)运过来，而印尼的则是由平底船运到海岸边，然后把原木丢进水里，再绑成一排一排由小拖船缓缓地拖到河内。如果你有注意的话，当时在加冷河上常

常能看到河面上漂浮着成排的原木，由罗厘吊车吊到大卡车上运往各处的锯木厂。根据新加坡木材厂商工会的资料，1950年代新加坡加冷河畔有十多家蒸汽涡轮发动机的锯木厂，到了六七十年代，新加坡的锯木厂如雨后天春笋般增加，分布在全岛各地，如裕廊、惹兰乌美、巴耶礼巴和兀兰的油池村。后来为解决市区交通问题，1976年政府规划双溪加株区作为木材业工业中于此。上面提到的这两家锯木厂也搬离了原地。